

乡 愁

百年百部争
议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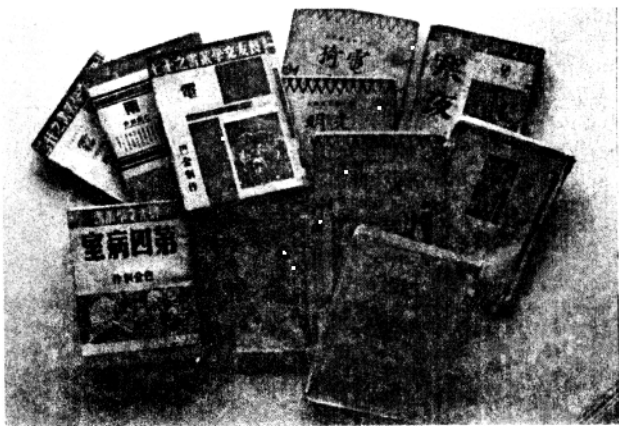
大师文萃



巴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



一九二四年的巴金



巴金的部分作品封面



老舍一九三一年在济南



一九六五年老舍在家中(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钱杏邨(即阿英)像



钱钟书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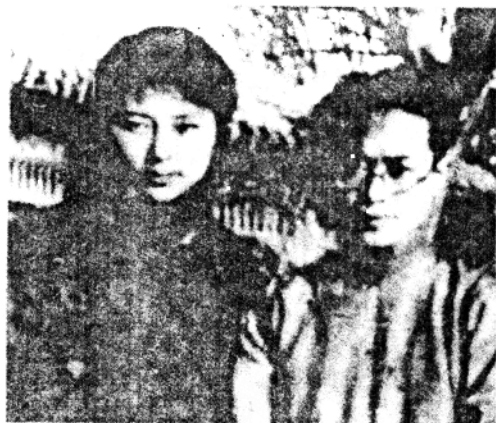
左起陈通伯、凌叔华、丁玲、沈从文



一九三九年沈从文在昆明



一九二二年沈从文在湖南保靖



沈从文与夫人张志和



沈从文在书房



沈从文与朱光潜



郑振铎像



端木蕻良像



“文学研究会”合影。前排右四黄英(即庐隐)、后排右五许地山、右七郑振铎。



徐志摩一九二一年在剑桥大学



徐志摩一九一八年在美國



从苏联回国后的徐志摩

目 录

爱之焦点	张资平 (1)
性的屈服者	张资平 (21)
春 痕	徐志摩 (44)
丈 夫	沈从文 (59)
萧 萧	沈从文 (81)
月牙儿	老 舍 (98)
我这一辈子	老 舍 (126)
重 来	杜 衡 (187)
猫	钱钟书 (211)
电 椅	巴 金 (258)
五十多个	巴 金 (278)
酒 后	凌叔华 (294)
初 恋	章衣萍 (302)
乡 愁	端木蕻良 (310)
流浪一页	王独清 (343)
前 梦	叶鼎洛 (366)
桂公塘	郑振铎 (438)

石 秀	施蛰存 (487)
PIERROT	穆时英 (528)

作者简介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东山师范和高等巡警学堂，1912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地质学。1922年回国，先后在广东的矿区和武昌师范大学从业。创造社早期成员。在留日期间即开始文学创作。因其作品大多描写男女的三角恋爱故事，受到了鲁迅等作家的严厉批评。鲁迅曾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讽刺他的作品无聊气。遂后其名声一直不佳，后渐不为人所提及。张氏创作了大量小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石榴花》《长途》《上帝的儿女们》《时代与爱的歧路》《新红A字》等二十四部长篇小说，《爱之焦点》《雪的除夕》等五部短篇小说集。曾有《张资平小说集》流传。

爱之焦点

张资平

“N 姊！闻你与 M 家之约已成，甚慰。从此姊履佳途矣。不知姊亦容不幸人从姊友众之后祝姊之幸福否也！吾因姊故，远道来此，今目的既达——欲置姊于幸福之域之目的既达，可以归矣。日前计划以为归时必有为我伴者，孰知吾仍须独行此五十里山道耶！K 村坦道本可行，唯 L 牧场是吾侪伤心地，何忍再睹？尚有像片一枚存姊处，今 M 家之约既成，则像片徒为姊日后之累耳。望掷交来人带回。……”

她由楼上望着他和一个年轻的美丽的女孩儿在楼下过去之后，呆呆的出了一回神，然后慢慢的跑到她平日很珍重的文篋前，打开篋盖，寻出他五年前给她的那封信来读。读了之后，懒懒的倒在一张藤椅上，双掌伸向脑后叠着，把头枕在上面。那张半新不旧的信笺由她膝上被吹下来，她也不管——不是不管，她象没有觉着——她只痴望着对面壁上挂着的她的丈夫的像片。

“精神的爱和物质的欲是很难两立的。”这个问题她研究了许多年，她终不敢把这个问题否定，因为事实上她是给物质欲支配着。她思念他的心敌不住她原谅她自己——原谅她对他失信——的心！

现在他把她五年前对他的态度演回给她看了！两两比较，她才领略到他五年前写了这封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悲痛！

论起社会上的名誉和位置，他果然赶不上她的丈夫，所以她就硬着心肠离开他了，但应当流的泪还是一样的要流，就这一点，她想他该宽恕她的了！

五年前她接到那封信的时候，她在客厅里的风琴面前站着。送信的那女孩儿交了那封信给她后，望着她拆开那个信封，也望着她展开那张信笺，望着她朱唇微动的读，也望着她读完之后伏倚着墙壁咽泪。

“你回去告诉……”她竭力忍着，不愿给那送信的女孩子看她的热泪，象有意和她为难，倒益发流得多了。

她忙摇了几次头，想把这种追忆打断，但她不知什么缘故，今天象没有这种力量。

“我不该把像片寄回给他。把像片寄回给他是他对我的一线之希望截断了！所以他恨我到极点了！”她略一转身，叹口气对自己说。

“但是我怎能够带着他的像片到这家里来？我不能不把那张像片还他！这是我对我的丈夫，也是对他应做的一件事！”她接着又自己辩护。

她从她的女友那边听见他接到那张像片——他最得意的作拿破仑姿势的像片——的时候，竟气哭了。她又从她的女友那边听见他把像片后面“To my future wife To my loving sister,”几个字涂抹掉了。她最后又从她的女友那边听见他恨得什么似的，终于把那张像片烧掉了。

她和她的丈夫同栖了一个多月，她愈觉得对她的丈夫不住。但她的丈夫终没觉着。她从那时起决意再不思念他了。可是他的引力很大，他的幻影不时的在她脑中出没。她的丈夫把她抱

着接吻的时候，她禁不住想到和他小学时代在教室内所行的间接交换接吻的方法——她和他教室里只隔着一个座位，常把口里含过的铅笔借给他，他接到后也把它往口里送，然后交还她。教室里教师监督着，他们也能够偷着接吻。——她的丈夫称赞她象埃及女王 Cleopatra 的时候，她又禁不住思念到他曾说她体重，不容易抱起她，她的丈夫愈爱她，她愈觉得对不住她的丈夫；她愈觉对不住她的丈夫，他的影儿在她的眼前更幻现得利害。

人人都说是他失败了，其实他何尝失败？

记得有一次他要别她的前晚上，他在整理行装，她也在他旁边帮忙，家里用的老妈子只站在门首呆呆的望，因为她不会整理，怕弄乱了他的行李。老妈子望倦了，打了几个呵欠。

“Q 先生，我先去睡了，莫要见怪。”

老妈子去后，他举头望望她，不期然的她也在偷望他，她脸红了，她笑了，他也笑了。

“妈妈睡着了么？”

“妈妈早睡着了！”

“此刻多早了？”

“十一点又三个刮（粤人音译 Quarter 为刮打，又略称曰刮）”她看着她腕上的表说。

“那么，N 姊，你也该睡了！”他催她歇息。

“你呢？”她歪着头笑向他。

“今晚上怕要通宵才整理得清楚。”

“那么我也陪你。”

“这个如何使得，不怕 M 和我决斗么？”他这句话半象对她的复仇，半又象对她的试探。

“你又来了！你看前天他回家去，我曾替他清理行李么？我

曾送他行么？”她半笑半恼的说。

“未婚的，羞人……”他不是笑着说，是很正经的说。

“你还说么？”她真动怒了。

“……”他很担心说过分了，她会跑了去。

“我恨不能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她把右腕枕着伏在案前，两个眼睛角上悬着一对黄豆大的水晶珠，把案上的洋灯光反映过来照着他。

他把行李丢开，跑了过来，双手加在她肩上，低着头俯瞰着她的圆脸儿的全景——长浓的眉，巨深的眼，隆直的鼻，两条红色小弧线围着的口，丰腴的桃花的颊，漆黑的前发半把前额掩着。最后他们的脸遇着了，她允许了给他一个长时间的热烈的接吻。

“我怕一时难回来，我对你总是不放心的。如果你能够最后的表证给我，我就可以安心离开你……”他的声音颤了。

“望你深信我的心，这最后的表证望你留着罢。今晚上给了你，日后再把什么给你看呢？我只坚守着待你回来，……。”她反泰然的说。

她和他两人中间暂时沉默了一刻，到后来她含着两泡热泪离开了他的书房。壁上的挂钟当的敲了一响送她出去。

二

若在二十年前，在这村里一班稍微受了点新教育的女孩儿一回到她们家里，就要给她们家里的老妇女们——顽固得象她们屋后的几株结大节瘤的古董松的老妇女们一同化去。她们在教会办的女学校里念书时，学校的先生们明明教她们除敬事独一无二的神外，不要迷信无谓的鬼神，崇拜无谓的木偶石像；可是她们回到家里来，偏又跟着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到寺庙里去

求签祈福了。不单迷信，无谓的俗习，腐败的礼节，她们也能一律代她们的前辈保存。

现在和从前大不相同了，近年来的女学生们的思想竟跟着她们的服装一天一天的变迁起来了；她们不单不会给顾老的前辈同化去，居然有了抵抗力，能够渐把腐败的，非科学的，不经济的旧习惯改了去。

他和他的关系或许算思想变迁的一种现象！

她和他中间的爱，不单他们两个都有自信，就连小学教师，西洋宣教师夫人也从旁守着他们俩的年龄和爱一天一天的增加，也很望他们俩的爱能全始全终的。

由她们的家里到宣教师的住宅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有月亮的时候宣教师夫妻一定着人请她和他到他们家里的骑楼上合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后他们就在楼上斗棋，宣教师夫人和她做一班，他和宣教师也做一班，常很热心的在斗棋分胜负。

有一天月亮的晚上，他们循例的到宣教师家里去，在这晚上宣教师夫人竟把他们可以成夫妻的充分理由告诉了他们了，宣教师夫妻举的好例就是她自己和宣教师的关系。

宣教师的外祖父和宣教师夫人的祖父是同胞兄弟，论血统关系，他们和宣教师夫妻是一样的，不过有宣教师是女性生的，他是男性生的之差罢了。恐怕他和她的血统关系比宣教师夫妇的血统关系还要远些，因为他的祖父是庶出，她的祖父是嫡出的。

那晚上的余兴是夫妻对话剧，宣教师夫妇要他和她学着他们演。

“Oh! my husband! ……”宣教师夫人望着宣教师说。

“Oh! my——”她望着他脸红红的不敢说下去。

月亮在他们后面送他们俩回去，他跟在她后面，他们的影